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記二十四

起屠維大荒落盡
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

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慕容恪死溫乃
伐燕自謂相時

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為慕容垂
所敗哉郝丑之翻愔挹淫翻

初愔在北府

晉都建康
以京口為

北府歷陽為西
府姑孰為南州

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京口兵可用蓋山川

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
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

深不欲惜居之而惜暗於事機

乃遺溫牋

遺于季翻

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惜子超

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惜牋

更工衡翻

自陳非將

帥才不堪軍旅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并領

已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

冠古玩翻

會稽為王國改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

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

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甲子燕主暉立

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

才從

用翻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汴水又淺

兵亂

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汴皮變翻

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

溫至金鄉

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我宋屬濟州縣在州東南九

里十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

引汶水會于清水

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

故瀆又東北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蒔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

問音虎生寶之子也

毛寶預有平蘇峻之功注又見前

溫引舟師自清水

入河舳舻數百里

舳音逐
舻音盧

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

自清水入河皆是沂流又
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

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

資復無所得

復扶
又翻

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

見賢通翻
趨七喻翻

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

碣音
竭

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
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
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

兵河濟

濟子禮翻

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

如賒遲

賒遠也

然期于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

上時掌翻

進不速決退必愆乏

愆差爽也乏匱竭也此言糧運

賊因此勢以

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

澁色立翻

且北土早寒三軍

裹褐者少

少詩沼翻

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郗超之謀畧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于一戰溫所不敢頓兵河

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為備溫亦不為也

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

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郡賢曰湖陸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南獲

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

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

水經注陳留小黃縣有黃墟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

城兵亂之後城邑丘墟故曰黃墟即讀曰率騎奇寄翻

厲兵大敗單馬犇還高平

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于林

渚

水經注華水東逕渠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于渠林以救鄭遇于北林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又

有白鴈陂在長社東北林鄉西南敗補邁翻

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

復扶又翻

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

散悉宜翻騎奇

寄秋七月溫屯武陽

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唐改曰朝城縣屬魏州燕

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

帥讀曰率

枋音方

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

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

南討大都督

使疏吏翻

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

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脢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

羅騰皆從軍

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為氏如魏書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叱羅氏

如羅氏之類

脢鍾之子孚放之子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咸帝咸和九年封放見九十

九卷穆帝永和七年暉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

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

我至灞上

見九十九卷
永和十年

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

且燕不稱藩于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

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

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

澠彌
充翻

則陛下大事去矣今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

而取之不亦善乎

王猛之取李儼
其計亦出此

堅從之八月遣將軍

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

至潁川

潁川郡治許昌

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

使疏

以

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彊士

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

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

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

必皆與之同心

朝直遙翻

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

阻以敗其事

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

又溫驕而恃衆怯于應變大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

久坐取全勝

溫之為計正如此
申屑料之審矣

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

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

溫攻秦而不度霸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

彼知已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矣愆謂糧運失期必至懸絕也見賢通翻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

降戶江翻鄉讀曰嚮

悉羅騰與

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

郎將梁干津擊斬之

梁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

溫軍奪氣初溫使豫

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

能開石門

譙梁譙郡及梁國也

水運路塞

塞悉則翻

九月燕范陽王德

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

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

燕豫州刺史治許昌斷丁管翻

當佩之

子也

劉佩為慕容銑將却石虎攻宇文皆有功

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

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

剽匹妙翻急也

怯于陷敵勇

于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

挑徒了翻

分餘騎

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

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

數所角翻復又扶又翻下同

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

重直用翻

自陸道犇還

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

沈約曰東燕郡

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述在豫州時所置也燕於賢翻溫自東

燕出倉垣鑿井而飲

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

行七

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
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
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
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
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

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 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于襄邑東

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

于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

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

屯於山陽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溫深恥喪

敗喪息浪翻乃歸罪於袁真以石門不開糧運不繼為真罪奏免真為庶人

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冠古玩翻真以溫誣已不服表溫罪

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

降戶江翻使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淮南太守本治

壽春壽春既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衛江南

秦既結好好呼使者數往來數所燕散騎侍郎郝晷給

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琛丑晷與王猛有舊猛接

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治直

陰欲自託於猛頗洩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

年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欲引見琛見賢琛曰秦使至

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朝直遙翻灑所賣翻

又如字掃所報翻又

字如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

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

其禮且天子稱乘輿

處昌呂翻馬於虔翻乘繩證翻

所至曰行在所何

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

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

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

不綱靈祚歸德

靈祚猶班彪王命論所謂神明之祚也

二方承運俱受明

命而桓溫猖狂闕我王畧

左傳侵敗王畧杜預注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略也

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之略

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

患要結好援

要一遙翻好呼到翻下同

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

競以為鄰憂

競彊也朝直遙翻下同

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

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

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

驕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

九州禹所敘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

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

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

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

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

偽為于翻

百僚陪位

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

倣古私覲之禮也

問

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

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

冠古玩翻

折衝禦侮其餘

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

稱尺證翻

野無遺賢琛從兄

奕為秦尚書郎

從才用翻

堅使典客館琛於弈舍

漢有典客之官後改

為大鴻臚此特臨時使之

典客耳館音貫下果館同

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

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瑾亮兄弟也為于偽翻

余竊慕之

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卽舍

與琛卧起閒問琛東國事

數所角翻
聞古覓翻

琛曰今二方分據

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

恐非西國之所欲聞

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
據故謂燕為東國秦為西國

欲言

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

使疏
吏翻

兄何用問為堅使太

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

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

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
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

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

言當答拜也

乃不果拜王

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

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

城公

臚陵如翻使疏吏翻

統未踰淮而卒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

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將

軍孫蓋等推鋒陷陳

立効句絕推擣也直擣其鋒也

應蒙殊賞評皆抑

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

數所角翻爭讀如字

太

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

毀其戰功與

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

曰先發制人

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人制之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

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于國吾有死而已不

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

內意謂可足渾后之意也

不

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于外餘非所議

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

憂色

令呼其父曰尊比毗至翻

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

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
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

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于駭機

機弩牙也譬之穀弩不虞而
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

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

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

書武王有疾周公
冊祝于太王王季

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乃為詩以詔王名之曰鵠鴉王亦未敢誚公天大雷電
以風王啟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迎周

公而歸幾
居希翻

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

險以自保亦其次也

肥如之險即盧龍之塞也

垂曰善十一月辛亥

朔垂請畋于大陸

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陸有大陸澤即廣阿澤

因微服出鄴

將趨龍城至邯鄲

趨七喻翻邯鄲縣漢屬趙國本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唐屬

磁州邯鄲音寒丹

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

少詩照翻

垂左

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

讀帥

日率騎奇寄翻下同

及于范陽世子令斷後

斷丁管翻

強不敢逼會日

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

燕既都鄴謂龍城為東都

今事已

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

之計舍此安之

舍讀曰捨

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

傍步浪翻

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

隱于趙之顯原陵

顯原陵趙主石虎虛葬處

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

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

颺戶章翻

垂乃殺

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

從才用翻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

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怨恨

謂構殺垂之謀也

今鄴城之中莫

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

夏戶雅翻

若順衆心襲其

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

直朝

遙翻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

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
福不成悔之不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
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
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

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于鄴

段夫人垂前妃之女弟可足渾妃可足渾

太后之妹也詳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卿

乙泉戌主吳歸追及於閬

鄉

乙泉戌即魏該所保乙泉塢也在宜陽縣西南洛水之北原上閩鄉在弘農湖縣閩音旻

世子令

擊之而退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復扶又翻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見賢

通翻屬
之欲翻

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于

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

馴擾也從也
順也恭養猛

獸使之擾狎順人之
意曰馴馴詳遵翻

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

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

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

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乘繩證翻冠古玩翻賓
徒漢縣名屬遼西郡

楷為積

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郎

高泰皆坐免官

垂在燕為車騎大將
軍以泰為從事中郎

尚書右丞申紹言

于太傅評曰今吳王出犇外口籍籍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宜徵

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

粗坐五翻

評曰誰可者紹

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郎泰瞻之從子

高瞻見九

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從才用翻

紹胤之子也泰留梁琛月餘乃遣歸

琛兼程而進

程驛程也謂行者以二驛為程若一程而行四驛是兼程也

比至鄴

必

寐翻

吳王垂已犇秦琛言于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

聚糧于陝東

陝失冉翻

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

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

叛臣而敗和好哉

敗補邁翻好呼到翻下同

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

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

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

苻堅王猛之為謀梁琛固已窺見之矣

評曰秦

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

斷丁亂翻

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

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

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

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

樂音洛要一遙翻朱熹曰久要舊約也

前出兵洛川

謂苟池鄧羌救燕時也

及使者繼至

使疏吏翻

國之險易

虛實

易以
鼓翻

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謀主

伍員之禍不可不備

伍員去楚奔吳借吳兵以報
楚入郢事見左傳負音云

洛陽

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

秦後伐燕之路果
如真所料杜佑曰

潞州上黨縣
漢為壺關縣

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

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言苻堅雖未能純以善道
交鄰猶庶幾焉幾居希翻

終不

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寇心

卒不為備

卒子
恤翻

秦遣黃門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評示之

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

于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
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
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

昧無厭

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厭於鹽翻貪昧者貪財昧利不顧其害也

貨賂上流

流水行也

水行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行謂之上流言其逆于常理也上時掌翻下同

官非才舉羣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

治直

吏翻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于行伍或貴戚生長

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

守式又翻行戶剛翻長知兩翻

更工 加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

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網頽紀紊莫相糾攝

糾督也攝錄也紊音問

又官吏猥多踰于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

擾

勝音升

大燕戶口數兼二寇

以晉秦為二寇

弓馬之勁四方莫

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

比毗至翻調徒釣翻 侵

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

僮侍廝役尚在其外

廝音斯

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

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

謂秦僭號而吳僻在一隅也

猶能調治所

部有兼并之心

治直之翻

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

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

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

則溫猛可梟

謂桓溫王猛梟堅堯翻

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

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惛

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索昔各

翻犍居言翻

雖乏貢御

御進也

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

損無益

燕戍雲中以備代

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

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

斷丁管翻

猶愈于戍孤

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省悉景翻

辛丑丞相昱與大

司馬溫會涂中

楊正衡曰涂音除涂中今涂州全椒縣真州六合縣地

以謀後舉

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

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

謂使者許

割地為失辭也

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

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

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考異曰燕少帝紀此年

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秦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

今按獻莊紀云慕容令之奔還鄴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故從燕書

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

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

漢桓帝置

祕書監晉武帝以祕書併中書省惠帝復置祕書監其屬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作晉春秋直

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言

晉人于人子之前稱其父為尊君尊公

若此史遂行自

是關君門戶事

言欲滅其門也

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

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

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

稽音啟

盛大怒不許諸子

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

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

見賢通翻

遂兩存之

史言桓溫唯以

威逼改孫盛之書終不能沒其實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國內

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

斌音

彬

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

遺于季翻燕荊州治洛陽

筑張六翻

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

塞悉則翻

杜盟津之路

盟讀曰孟

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

下之師將軍所監

監視也猶言目所見也

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

筑懼以洛陽降

降戶江翻

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

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

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宋白曰衛州新鄉縣治

古新樂城新樂城十六國時燕將樂安王臧所築

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

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

從容謂垂曰

鄉讀曰嚮造七到翻從干容翻

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

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

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

人如讐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

死而卒不免

卒子恤翻

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

悟

朝直遙翻
比毗至翻

主后相尤

主后謂燕主暉及可足
渾后也相尤言相責過

吾今還

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

直躊

留翻
猶豫
踣陳如翻
住足之意

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

舊騎自燕奔秦
所從者騎奇寄

同翻
下

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

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

曰

勞力到翻

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

丘

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

丘首仁也首式又翻

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

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晉白季薦冀缺于晉

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躓其尾狼狽狼屬也生子欠一足

二者相附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為狼狽

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

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

復扶又翻間古覓翻

徙之沙

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沙城在沙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

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祭器而奔周武王

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史記

戎使由余使于秦繆公留由余而遣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繆公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使

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并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得伍員而

克彊楚

楚殺伍奢其子負奔吳吳王闔閭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

漢得陳平而

誅項籍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至四年魏得許攸而破袁紹

事見六卷

漢獻帝建安五年

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

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

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

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

塞悉則翻

如何

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

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于

殺垂乃為市井鬻賣之行

行下孟翻

有如嫉其寵而讒之

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

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

守

猛為輔國將軍
以寅為司馬

代羌戍陝城而還

秦初以洛州刺史
鎮陝今鄧羌既進

屯金墉故以桓寅
代戍陝失冉翻

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

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

城即受三事之賞

三事三公也

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

曰苟不蹙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

所守封爵酬庸

庸功也

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真卒

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

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麋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

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瑾渠各翻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

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

尚書事

復扶又翻下同

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

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于武

丘破之

武丘即丘頭文王平諸葛誕改曰武丘以旌武功杜佑曰丘頭即潁州沈丘縣

南頓太

守桓石虔克其南城

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城壽春南城也

石虔溫之弟

子也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

騎六萬以伐燕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

度徒洛翻

密謀起

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

謫陟革翻

五月庚午

令殺牙門孟鳩城大涉圭懼請自效

姓譜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鳩

居為翻

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

威德城即

宇文涉夜于所居城也燕王皝改曰威德城

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

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勃海王亮鎮龍城

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

直擊令

令引涉圭置左右故得因侍直而擊之

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

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誅涉圭

為于

偽收令尸而葬之 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于灞上

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魏收曰秦置上黨郡

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董卓治壺關城慕容氏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長驅取鄴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星發謂戴星而

發行也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

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盪徒朗翻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

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言預為治舍以待其至堅

大悅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

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

三十萬以拒秦

考異曰載記云四十萬今從晉春秋

暉以秦寇為憂召

散騎侍郎李鳳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下同

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

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

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

足憂也

王猛字景略

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

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

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

縣皆望風降附

降戶

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

長史申胥曰事將何如胥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

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杜預注曰此

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卒子恤翻今福德在燕

福德在燕亦謂歲星在燕分也後符

堅所謂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是也

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為後燕復興張本復扶又翻又如字

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

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

隗之孫也

元帝之末劉隗避王敦之亂因北奔于後趙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

癸丑溫

敗瑾于壽春

敗補邁翻

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

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廣漢

妖賊李弘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衆萬餘人自稱聖

王年號鳳凰

妖於駢翻

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

涪城

涪音浮

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

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琥討弘皆平之

琥虛交翻

秦

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

尉苟長戍壺關

苟長當作苟長

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

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呼級處翻

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

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

水經注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關駟曰潞水即漳水也為冀

州浸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

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

形者見於

外要者有諸中覘見其形未足以決勝負覘見其要則勝負之機決矣覘丑燕翻又丑艷翻

期以日

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

朝將戰

杜預曰詰朝平旦也
詰去吉翻朝如字

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

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

成蓋為
羌本郡

太守將即
亮翻下同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

効戰謂
効力決

戰也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

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

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

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

不復憂賊矣

語牛倨翻
復扶又翻

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

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郭固山泉鬻樵及水

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

所仰障固山泉使軍士不得樵汲而鬻薪水以牟利積錢帛如丘陵

賈公彥曰高曰丘大阜曰

陵

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

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

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

間古覓翻重直用翻見賢通翻潞川地

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慕容廆廟號高祖

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專以

貨殖為心乎

權古岳翻

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

賊兵遂進家國喪亡

喪息浪翻

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

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

鄺道元曰評鬻水與軍人絹匹與水二石

且趨使戰

趨讀曰趣音趨王翻

評大懼遣使請戰于猛

使疏吏翻

甲子猛陳於渭

源而誓之

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注有涅水出潞縣西覆黿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溫公

稽古錄書王猛破評于清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

作潞源陳讀曰陣下同

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

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

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

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

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為父母壽也朝直遙翻

衆皆踴躍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

呼火故翻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

非將軍不能破勅敵

勅渠京翻

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

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

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

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為

大郡處昌呂翻

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

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

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

降戶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

撓奴教翻又女巧翻

勒兵

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

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

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詩谷風之辭毛氏曰葑須

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陸璣草木疏曰葑蕀菁也菲蕀菜郭璞曰葑菰菜也江南有菰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芴土瓜也蕀菜似蕀菁華紫赤色可食菰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菰方六翻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

自潞川而東攻鄴

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

子之日大殲醜類

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息廉翻

順陛下仁愛

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

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

三月為一時

而元惡克舉勲

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詩曰星言風駕謂早駕見星而行也電赴

言其疾也
帥讀曰率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

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

剽匹
妙翻

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

明軍無私犯

言軍士不敢
私犯鄴民也

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更工衡翻
復扶又翻

王猛聞之歎

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

慕容恪字玄
恭封太原王

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

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至安陽

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併蕩
陰安陽屬鄴又汲郡北修武縣有安陽城

宴祖父時

故老

符洪父子先屯枋頭有故老尚序聞堅之來迎于安陽故宴之

猛潛如安陽謁堅

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

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

今將軍臨敵

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

詩少

詔

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

慮也監國冲幼

太子守曰監國監工衙

翻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

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

屯沙亭

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

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

內黃

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

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

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

黨質子五百餘人

蔚於勿翻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留於鄴以為質餘蔚扶餘王子故

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質音致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

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

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

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大姓艾孔風俗通有麗儉母艾

氏

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

僚吏有愠色

愠於問翻

高弼言于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

資負英傑高世之畧遭值迭阨

迭林倫翻

棲集外邦今雖家

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

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

言譬如為山自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位翻土籠也八尺曰仞奈何以一怒捐之

愚竊為大王不取也

高弼先從垂奔秦故敢進言為于偽翻

垂悅從之燕

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

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

扶侍暉經護二王

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

極其勤瘁

瘁秦醉翻

又所

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

解息解鞍息馬也冢

知龐

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

人高力極

力疲極也

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于地大

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

度徒洛翻射而亦翻

艾朗見

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

趨七喻翻

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

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

姓譜巨姓也

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

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

不降而走之狀

詰去吉翻降戶江翻下同

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先人墳墓耳

慕容氏之先皆葬昌黎

堅哀而釋之令還官帥文武

出降

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偽改元稱帝
傳子暉共十九年而亡帥讀曰率

暉稱孟高艾

朗之忠于堅堅命厚加斂葬

斂力
贍翻

拜其子為郎中郭慶

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于秦宜都

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并其衆犇遼東遼東太守

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

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

嶷魚
力翻

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降于秦

帥所
類翻

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

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

將即
亮翻

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

四維

四維東南維西南維東北維西北維

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

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

更工衡翻

初

梁琛之使秦也

使疏吏翻

以侍輦苟純為副

侍輦之官蓋燕所置近臣也

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曰琛在長

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

之美

數所角翻

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

如琛言暉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

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

秦蓋循晉初之制併祕書于中書省也

引見

見賢通翻

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

將即

亮翻相息亮翻

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

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

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

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通翻

如臣愚昧實所不及然為臣

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呈忠孝

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

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

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

梁琛忠于所事秦王堅不能顯而庸之識者有以知秦祚之不

長矣堅聞悅綰之忠

悅綰事見上卷三年

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

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

使疏吏翻騎奇寄翻

進爵清河郡

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

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

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

薊音計賜爵

襄城侯

賜爵者賜之侯爵非有國有土也一日先未列爵今始賜之

其餘將士封賞

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

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京尹陽平輔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

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

因舊以授之

盡易州縣牧守令長既駭觀聽且人情新舊不相安故皆因舊

以燕常山

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

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

行下孟翻省悉景翻

勸課農

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

皆變除之

並用燕秦之人為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用秦人者使宣堅之德意也行

下孟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

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

為後鮮卑乘亂攻秦張本

王猛表留梁琛為

主簿領記室督

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今猛以琛兼之

它日猛與僚

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

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

梁琛樂嵩郝晷也本

朝國弊皆謂燕也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

此國

謂秦也

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

幾居希翻誕

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

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

猛大笑

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

復方目翻除賦役也復除賦役終秦王之世也

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

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

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

三人者燕之三公也

李邽為尚書封衡

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

為德兄子超留張掖而入姚氏張本

燕國

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

漢有五官署郎左署郎右署郎故曰

三署郎舊制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

其餘封署各有

差衡裕之子也

慕容銑之興也封裕以忠諫顯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

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慕容之初興黃泓歸之及偽之

取中原黃泓贊其決泓知數者也

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

謂歲星在燕分也

不

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

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

為後慕容

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

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

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

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

于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

為人用耳

左傳楚令尹子文曰狼子野心
史言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

秦省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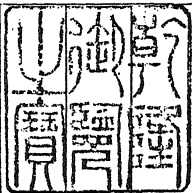
秦置雍州於安定今
省雍州入司隸校尉

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

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為秦攻
仇池張

本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寧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劉璿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五

起重光協洽盡祐
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封琅邪王後徙封會稽王海西即位琅

邪絕嗣復徙封琅邪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
會稽之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

咸安元年

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即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

春正月表

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

瑾渠各翻輔為

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

二萬救之

蚝七吏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

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

據桓溫傳石橋在肥水北守式又翻

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

慎縣漢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郡唐廬州之慎縣則梁魏之間

南梁郡之慎縣漢九江遠道縣之地非此慎城

伊宣之子也

桓宣佐祖逖拒祖約守襄陽皆有功

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秦

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

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為翟斌乘秦亂起兵張本處昌呂翻澠池

兗翻斌
音彬

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二月秦以

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

青州刺史
治廣固

中壘將軍梁成

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

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

甫覆為荊州刺史

晉志曰秦既滅燕以兗州刺史鎮倉垣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

陽徐州刺史鎮彭城秦初以荊州刺史鎮豐陽後移屯襄陽余按此時秦未得襄陽蓋仍燕之舊鎮魯陽也

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

刺史

涼州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界置益州於扶風界校戶敬翻

秦州刺

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

牧

雅苻氏也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雍於用翻

吏部尚

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

堅欲進圖

梁益故置梁益二州刺史楊安既克仇池始加督南秦州鎮仇池使疏吏翻

復置雍州治蒲

阪

秦省雍州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雍於用翻阪音反

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征

東大將軍雍州刺史

樂音洛使疏吏翻

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

也

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

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

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

秦上秦朝除為正官

也嗚呼荀卿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以苻堅之明
王猛之畧簡召六州英俊以補守令然鮮卑乘亂一呼
翕然為燕以此知天下之
勢但觀人心向背何如耳
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

定公周楚卒

諡法大慮靜民曰定

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

太守張閔子于桃山

俱姓難名魏收地形志
蘭陵昌慮縣有桃山

大司馬溫

遣兵擊却之

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

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彤余

中翻萇仲良翻帥
讀曰率騎奇寄翻

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世

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代之先拓拔鄰以次兄為
拓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將

即亮翻捷
居言翻

夏四月戊午大赦

秦兵至驚峽

驚峽在仇池北

亦謂之塞

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

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

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

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

統與纂爭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下同

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

秦置

秦州於上邦仇池在其南故置南秦州

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

池王猛之破張天錫于枹罕也

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元年枹音膚獲

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

敦煌徒門翻

秦王堅既克楊纂

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閭負送之

穆帝永和

十二年秦遣殊負使涼今復遣之

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

稱藩劉石者惟審于彊弱也

張茂稱藩于劉曜事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張

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

今論涼土之力則損于往時語

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

絕秦見一百一卷太

和元年

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

回弱水使東流迤江河使西注

禹之治水高高下下因天地之性弱水西流江

河東注今言能反之回之喻秦威力之彊也

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

郡士民所能抗也

涼州六郡以張軌初鎮河西之時統治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六

郡言之也元康以後張氏所分置其為郡多矣

劉表謂漢南可保

事見漢獻帝紀

將軍

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

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自張軌保據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

世者不以耀靈祚玄親為世數

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

州刺史西平公

使疏吏翻下同驃

吐谷渾王辟奚聞楊

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澠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

葉延見九

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澠其良翻

好學仁厚無威斷

好呼到翻斷丁三亂翻下無斷同

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澠羌豪也

澠渠良翻羌人據澠

川之地分為東西

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

橫戶孟翻

右上也

幾亡國矣

幾居希翻

吾二人位為元輔

長史司馬府之元僚

豈得

坐而視之詰朝月望

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會日月之會謂之

合朔自合朔之後月又先日而行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月望詰去吉翻

文武並會吾將

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
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
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

坐祖

卧翻

辟奚驚怖

怖普布翻

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

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

奚由是發病恍惚

人無精爽謂之恍惚

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

生何以見之于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

寄食而已遂以憂卒

卒子恤翻下同

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

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

將即亮翻

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

娛樂

樂音洛

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

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格長孫斤而被傷也

秋七月

秦王堅如洛陽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

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

有遺腹子甲戌生男

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

為子偽翻

名曰涉圭

拓跋珪造魏事始此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

周訪周撫周楚皆著威名于梁

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

州刺史

監工銜翻

仲孫光之子也

周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三年

秦以

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

河西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

夏武城漢中為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

王猛以潞川之功

見上年

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

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

見四

十三卷漢光武建武
十三年處昌呂翻

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

廉李謂廉頗李

牧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九月秦

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

諡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

曰元晉武受禪當時之臣死多有諡元者固非以行定諡也

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

刺史

復扶又翻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

伶人王洛叩馬諫曰

鄭玄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馬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

官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

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

為于偽翻

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

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

右

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

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壯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以戒獵也

自是不復獵

復扶又翻

大

司馬溫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

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桓溫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獲

逞者制於命也孰謂天位可以智力奸邪

術士杜炆

炆古迴翻

能知人貴賤溫問

炁以祿位所至炁曰明公勲格宇宙

據孔安國尚書注格至也

位極

人臣溫不悅

其志願不止于此故不悅

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

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

枋頭之敗事見上卷太和四年

既克

壽春謂參軍郝超曰

郝丑之翻

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

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

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

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

愜苦叶翻

溫曰然

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

超知溫心而迎合之溫遂

與定議

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

第側里翻又壯士翻床簀也易以跛翻

乃言帝早有痿疾

楊正衡曰字林痿痺也人垂翻又於佳翻余謂此蓋言陰痿也

嬖人

相龍計好朱靈寶等

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苑相悉良翻范曄後漢書有計子勲

參

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

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

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

此白石蓋在牛渚西南桓玄破譙王尚之處非

陶侃令庾亮所守白石壘也

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

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

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

太后方

在佛屋燒香

建屋於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

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

后出倚戶視奏數行

行戶剛翻下數十行同

乃曰我本自疑此至

半便止索筆益之曰

索山客翻

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

杜預曰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己酉溫集百官于朝堂

朝直遂翻下同

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

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

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

伊尹曰阿衡放太甲于桐喻溫廢立行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

阿倚
衡平

當依傍先代

傍蒲浪翻

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

定於須臾

用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傳直戀翻

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

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晉朝以此服王

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于晉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此為可服耳於是宣太后令

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

會工外翻

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

收帝璽綬

散悉宣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享後魏書僭

晉傳作亨

帝著白恰單衣

著側略翻恰苦洽翻

步下西堂乘犢車

出神虎門

晉制諸公給朝車安車卓輪犢車各一乘東漢都雒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賢注曰廣義神

虎洛陽宮西門也在金商門外然則神虎門亦建康宮西門乎

羣臣拜辭莫不獻款

歎音

虛歎許既翻又音希

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

殿中監掌

監天子服御之事將即亮翻

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

稽邸

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

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

向流涕拜受璽綬

平巾幘蓋即平上幘單衣江左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中幘也

是

日即皇帝位改元

改元咸安

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

疾詔乘輿入殿

乘如字

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

撰雖免翻預撰

辭欲入見而陳之

帝引見

見賢通翻

便泣下數十行

行戶剛翻

溫兢懼竟

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

好呼到翻

為溫所

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

武陵王晞亦元帝子

出繼武陵王詒後

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

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

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

王彪之能全晞于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于會稽續服之

日會稽可以理喻而習武者恒溫之所忌也復扶又翻

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

剽匹

妙息綜矜忍也

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

亂階

溫以此誣晞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

梁王璘等官

璘與璿同音津

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

衛殿中

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

安之虎生之弟也庚

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

書弔之浩子涓不答

涓圭淵翻

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

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

欲去之

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

晃父邀本汝南

王祐之子也嗣新蔡王後

詣西堂叩頭自列

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事

稱

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

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

尉倩柔皆蘊之弟也

倩千旬翻
掾于綸翻

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

及其母

即田氏孟氏及
所生三男也

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

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惶

惋烏
貫翻

非所忍聞況

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

譙王承死於王敦之難
承當作承音注見前

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

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

郡

吳孫權分丹楊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

丙辰免新蔡

王晃為庶人徙衡陽

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陽郡今之衡州

殷涓庾倩

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

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

難乃旦翻

與弟會

稽參軍邀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

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

屬廣陵郡今泰州即其地

溫既誅殷庾威執翕赫

翕盛也赫炎之極也

侍中謝

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于前臣揖于後

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

戊午大赦

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

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

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

前敗灞上

見九十九卷穆帝太和十年

後敗枋頭

見上卷太和四年

不能思

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說載記作悅讀當從悅一曰說讀如

字謂自解說也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

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秦車騎大將

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

便宜輒已停寢

騎奇寄翻堅先是命猛以便
宜選賢俊補六州郡縣守令

別乞一州

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

之有管樂

齊桓公有管仲
燕昭王有樂毅

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

人主勞于求才逸于得士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于得人

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

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

易以
政翻

苟任非其人

患生慮表

表外也孔穎達曰
界外之畔為表

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

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

陝式丹翻

卿未照朕心殊乖素

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

周公東征

周大夫為作九斿之詩其辭曰九斿之魚鱗鮐我觀之
子袞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
我心悲兮幾云王迎仍遣侍中梁謹詣鄴諭旨猛乃視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

事如故

史言符堅王猛君臣相與之至
所以猛得展其才謹多朗翻

十二月大司

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

屏必政翻
又必郢翻

不可以臨黎元

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

昌邑事見二十四卷
漢昭帝元平元年

築第吳郡

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

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

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

文帝紀

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

處昌呂翻

拱默而已常懼廢

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

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先悉薦翻

踰月

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

惡烏路翻

中書

侍郎郗超在直

入直省中也

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

故當無復近日事邪

帝之為撫軍也辟超為掾故於今敢以情問之復扶又翻

超曰

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

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史書所稱取

急請急皆謂假也省悉景翻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

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

此亦清談但情溢于言外耳朝

直遙翻下同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

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

談差勝耳

清談無益於國事謝安當此之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者也

郝超以溫

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

日盱未得前

盱古案翻

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

史邪

史言謝安于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郝超勢倖如此桓溫既死之後超得終于牖下蓋以智免也

為于偽翻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

興晉

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為郡興晉亦當近枹罕界

徙涼州治金城

自天水徙治金城

張天

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

以秦徙鎮倡之故懼

立壇于姑臧西刑

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

帥讀曰率下同

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于

上邽

欲使晉起兵攻蜀而出會于上邽也

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

西鮮卑乞伏司繁于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

川統潛襲度堅山

乞伏氏先自漢北南出屯高平川又自高平西南遷麥田山司繁又自麥

田遷于度堅山水經注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杜佑曰在蘭州五泉縣界以下文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觀之

則水經注為是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

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

降戶秦王堅以司

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

勇士漢縣晉省此因漢縣名而置護軍

撫其部衆

為後乞伏步頽以鮮卑叛秦張本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

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為

著作佐郎

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總音協

郝略為

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鶩之子也

陽鶩仕燕歷事

三朝鶩音務

冠軍將軍慕容垂言于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

之惡來輩也

惡來以多力事紂紂嬖之以亡國惡來輩一作惡來革史記曰惡來善毀讒諸侯以

此蓋疏輩當作革

不宜復汚聖朝

復扶又翻汚烏故翻

願陛下為燕戮之

為于偽翻下為人同

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

也

此惟湯武足以當之下此則漢高帝猶庶幾焉為于偽翻

彼慕容評者蔽君專

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

喪息浪翻

國亡不死逃

遁見禽

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五年

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

寵秩之

秩序也官也寵秩謂寵而序其官使不失次也

是愛一人而不愛一

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

恩盡誠于人而人莫之誠卒于功名不遂容身無所

卒子

恤翻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復扶

又翻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

罷遣還民

符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終況不及符堅者乎

夏四月徙海西公

于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

監察之

監工
銜翻

彝協之子也

刁協元帝
信用之

六月癸酉秦以

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

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

仍帶特進散騎常侍使持節車
騎大將軍清河郡侯印綬也

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

州牧

代王猛鎮鄴
使疏吏翻

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

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

沈持林翻

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

阿

眈丁含翻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國故食毗

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大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

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

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

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

元帝割吳

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

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

皆斬之

庾亮之後滅矣

眈壺之子也

卞壺事元明二帝死於蘇峻之難

甲寅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

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

俞生道生踈躁無行

從才用翻
行下孟翻

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

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

天於
紹翻

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

相者視之

孕以證翻相
息亮翻下同

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

媵以

證翻卑女為婢婢女之
下者送女從嫁曰媵

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

宮人謂之崑崙

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
國在南海外崙盧昆翻

相者驚曰此其

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

晉書曰初簡文帝
見識曰晉祚盡昌

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
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後悟乃流

涕及孝武帝崩
晉自此傾矣

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

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

帝封琅邪王所

生母鄭夫人薨固請服重從封會稽王
追號鄭夫人為會稽太妃會工外翻

遺詔大司馬溫

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

取之

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少詩照翻

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

之天下

宣帝肇基帝業元帝中興故云然

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

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王丞相導也

是日帝崩

年五十三

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

大司馬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

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

朝議乃定

朝直達翻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

康獻褚太

后既歸政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以臨朝稱制海西既廢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

帝沖幼加在諒闇

闇音陰

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

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

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此事即封還詔書之

也始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

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

辭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扶

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

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傳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

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

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尹呂望蕭何鄧禹也況臣猛之無似無似

猶言不肖也

章三四上

上時掌翻

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

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

猛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

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

尸素尸位素餐者也

顯

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

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治直吏翻

堅敕太子宏及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樂音洛

陽平公融在冀

州高選綱紀

綱紀謂官屬綱紀衆事者也

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

卷一百三
紹為治中別駕

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為氏

清河崔宏

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

規正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下同

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

後紹出為濟北太守

濟子禮翻

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

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

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

卒子恤翻

融問申紹誰可使

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

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

先悉薦翻

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

之急卿不得復辭

又翻 復扶

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

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

高泰字子伯

泰曰罪人來就刑

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

詩魯

頌泮水頌僖公

齊宣王以稷下垂聲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

溥于髡田駢慎到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

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

劾戶舉翻又戶得翻

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

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

言于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

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

不治者也

治直吏翻

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

泰固請還州

還冀州也

堅許之

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

氏曰順皇后

即王述從妹也

尊帝母李氏為淑妃

冬十

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

晉氏南渡僞置

彭城郡於晉陵界妖於驕翻

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

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

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

兒女子言乎

馬於虔翻

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

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

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

門

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帥讀曰率下同

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

殿庭

雲龍門建康宮門也

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

為

吏士守衛雲龍門者也

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

門難

乃旦翻
帥讀曰率

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

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

公深慮橫禍

橫戶
孟翻

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朝廷知其安于屈辱故不復為虞

虞防也備也
復扶又翻

秦都

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戾

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平老
鎮朔

方始一百卷穆

帝升平三年

三吳大旱人多餓死

吳郡吳興義興
為三吳注已見

前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諡法五宗安之曰孝克

定禍亂曰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

來朝

朝直遙翻

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

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

恟許勇翻

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

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

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

朝直遙翻

有位望者

皆戰懼失色

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

名望也惜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

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

安從容就席

從千容翻

坐定謂溫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左傳楚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隣

明公

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

之與安笑語移日

史言王坦之雖忠於晉室而識度劣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暮

之移郝超常為溫謀主

郝丑之翻

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

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

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卒

恤翻

溫治廬悚入宮事

治直之翻

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祕

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為左衛將軍桓祕由是怨溫

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代王什

翼捷使燕鳳入貢于秦

捷居言翻燕於賢翻姓也

秋七月己亥南

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

之

趣讀曰促

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

有心為之謂之故

使袁宏具草

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

可以此示人

言不當為此文也

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

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

久自可更小遲迴

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預有力於其間復扶又翻溫

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

為汝所處分

吳俗謂他人為渠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其意以為已存彼必

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于沖更失時望

故也

觀桓溫所以待安坦之者如此二人者豈易及哉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

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

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

錄收也祕

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

王故事冲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

為桓玄篡晉張本少詩照翻

時

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

楊恐當作梁雍於用翻

桓冲

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

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潯

陽

三分溫所統以授其弟姪

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

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

皆專決不請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

上

辟毗亦翻
上時掌翻

須報然後行之

史言桓冲事
晉朝忠順

謝安以天子

幼冲新喪元輔

喪息
浪翻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

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

朝直遙
翻下同

太后亦

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

冠古

玩
翻

反令從嫂臨朝

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為從弟
故太后為從嫂從才用翻

示人主

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

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

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言

史言彪之所陳者正八義謝安所行者時宜

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復扶又翻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

子廣襲仇池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取仇池

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

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

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流合為漢水晉蓋

阻沮水列戍以備秦沮千余翻

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漢川即漢

中郡之地

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

共掌朝政

朝直還翻

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

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彞為徐兗二州刺

史鎮廣陵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

帥卒二萬出漢川

彤余冲翻帥讀曰率下同

前禁將軍毛當

秦置左右前後

四禁將軍

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

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

蜀先無獠李勢之時始自山出獠廬皓翻

戰于

青谷

新唐志洋州真符縣本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道置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興道縣即興勢之地

亮兵敗奔固西城

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興郡奔固者奔西城以自固也

彤遂

拔漢中徐成攻劔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

琥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

邀而獲之

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順江而下則達江陵然朱彤克漢

中因得邀獲琥母妻則又似自漢中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為秦有琥母妻安能越劍

閣取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意謂當以此漢水為西漢水琥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琥遂降于安

降戶江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為梓潼郡治涪潼音同荆

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

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綿竹

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

益二州卬笮夜郎皆附于秦卬渠容翻秦王堅以楊安

作才各翻

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

州刺史屯墊江

墊音疊

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

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

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

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

堅本氐也故以

氐賊呼之此必虓母死後事

嘗值元會

正月一日為元日儀衛甚盛是日朝會為元會

儀衛甚盛

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

聚何敢比擬天朝

秦之君臣皆六夷也故詆之為犬羊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

秦人

以虢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

桓冲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

冠古

玩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

糧乏退屯巴東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楊尹

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

勃寒亦隴西鮮卑也

秦王堅使乞伏司

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勇士川即漢天水勇士縣之地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

彗祥歲翻又旋芮翻經又徐醉翻長直亮翻

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

言于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

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

井八星秦雍州分見
賢通翻分扶問翻

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

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

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

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
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
起燕分而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
好還之運反而滅燕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冲
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隆安元
年拓跋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

慕容暉父子兄

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

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

六州

鮮卑東胡之餘種也

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

見事

上卷海西公太和四年五年

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

父兄子弟森然滿朝

木多為林森然猶林然也朝直遙翻

執權履職執傾

勲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

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

慮勿懷耿介

詩曰憂心耿耿賢曰介介猶耿耿也

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患為悔不用融言張本

二

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

坦之為都督徐充青三州諸軍事徐充二州刺史鎮廣

陵詔謝安摠中書

王坦之出鎮安兼摠中書

安好聲律暮功之慘不

廢絲竹

暮功暮及大功小功之喪也好呼到翻

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

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偽翻為于

言禮法為天下之寶

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衆二萬遣使來

請兵

使疏吏翻

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

帥讀曰率

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塹

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

晉志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玄武縣也

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尉部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

瑤石虔屯巴東

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萬餘人進圍成

都

獠魯皓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

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

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

敗補邁翻下同

育

與楊光退屯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

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

敗補邁翻

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

羌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

復扶又翻

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

人悲哉無復遺

魚羊合成鮮字謂鮮卑也是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故翻

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

晉祕書省有丞有郎無侍郎秦以整為祕書郎內侍左右故曰侍郎

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

屬之欲翻

好直言上書及面諫

前後五十餘事

好呼到翻上時掌翻

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

即段夫人

也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鷺室但

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是歲代王

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衛辰之下更有衛辰字文意乃足為下衛辰求救於秦張本犍

居言
翻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坦

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

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

腕烏貫翻

郗超亦深止之

揚州統攝京畿權任要重故皆止冲

冲皆不聽處之澹然

處昌呂翻澹徒覽翻

甲寅

詔以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

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 六月秦清河武侯王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

為于偽
翻下同

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

蓋黃河及華嶽諸
神不盡徧四嶽也

猛疾少瘳

為之赦殊死以下

身首橫分為殊
死少詩沼翻

猛上疏曰不圖陛下

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

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

款誠也

伏惟陛下

威烈振乎八荒

八方之外為八荒爾雅麻竹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聲教光乎

六合

六合天地
東西南北

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

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
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

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

樂毅荅燕惠
王書之言

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

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

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以致

翻

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

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

朔相承

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
南徐光之論非矣處昌呂翻

上下安和臣沒之

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

後卒
如猛

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

比必
寐翻

及也欽力瞻
翻臨如字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

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癸巳立

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

王濛善清談與劉惔齊名

以后父晉陵

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

魏始置五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別兵

都兵騎兵事也

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

九月帝講孝經始覽

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

晉初中書置通事舍

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沈約曰晉置中書侍郎又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

事舍人掌呈案奏章

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晏集酣

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

雜邈應時收斂還省

省謂中書省被皮義翻樂音洛好呼列翻

刊削皆便可

觀經帝重覽

重直龍翻

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

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

喪息浪翻稱尺證翻下同觀古玩翻

朕

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

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

市

王猛識武侯稱尺證翻識楚諧翻

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

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

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左衛右衛將軍是為二衛衛軍撫軍鎮軍冠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衛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

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

士授經

女隸沒入為官婢者奚官女是也

尚書郎王珣讀識堅殺之學

識者遂絕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